

部定大學用書

中國通史要略

第二冊

繆鳳林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部定大學用書

中國通史要略

第二冊

繆鳳林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通史要略第二冊目錄

第六章 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概說 本時代之特徵 曹操平定羣雄 三國鼎立 三國滅亡與晉之一統 五胡亂華之因 六國概略 西晉之亡與東晉之偏安 東晉之恢復事業 南北朝帝系 南北朝時代之民族競爭 民族之遷徙混合與南北之畛域 諸族之華化 東夷西戎之交通 新興之北族——柔然與突厥 帝室之篡殺昏暴與淫亂 擁兵之權臣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為行政主體之由起 均田制與府兵制 魏晉南北朝學術概說 魏晉之經學 正始石經 南北朝之經學 諸子學 玄學之興及其影響 史學之大盛 文學之進步 天曆算學之進步 製造之進步 音韻學之興 書畫之進步 道教之成立與派別 佛教之宏佈 佛教興盛發達之原因 佛教文物之傳入 佛教之反動 三教之鼎立與融合 魏晉之風尚 南北朝之重氏族 南北俗尚之同異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概說 隋代一統之盛 唐初一統之盛 開天之極盛 隋代與四夷之關係 唐初與四夷之關係 唐之分道與羈縻府州 唐代馭夷防邊之宏規 漢胡混合之北統 政治治道等之沿襲北朝 隋代外族之歸化 唐代外族歸化之極盛 外族才智之士 隋之亂亡與唐之興 唐初之治亂 唐代職官制 唐代選舉制 唐中葉後用田兵制等之變遷 方鎮割據之成因與經過 唐中葉後之外患 宦官之禍 唐季之民亂 由唐季蟬蛻為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概略 五季方鎮之極弊 沙陀之入主 契丹之南牧 五季之否極漸泰 周世宗之武功 隋代儒學 唐代經

學 開成石經與孟蜀石經 唐代史學 唐代之文章 唐詩之極盛 小說與詞 隋唐之書學 唐五代之繪畫 唐代藝術之極盛與風尚 天文曆算 音韻學 地理學 瓷器 雕板印書之發明 道教—佛教 火祆教 景教 摩尼教 回教 唐代華化之廣播與影響 隋唐風俗多淵源北朝 唐代之侈靡 商業經濟之進步 鹽茶之利 飛錢 科舉制與士風 五季之風俗

第八章 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起時代(宋元)

九三

概說 本時代與兩晉南北朝時代之比較 宋太祖之集權中央 宋初之治平 宋初與契丹之關係 西夏之興及與宋之關係 北宋官制名實之乖迂 兵政財政之積弊 仁宗時范仲淹之改革 神宗時王安石之變法 新法之性質及其失敗之故 神宗世之開邊與失敗 舊黨之得勢及新舊黨爭 羣小之禍國 女真之勃興與遼之亡 女真之南侵與北宋之亡 南宋初年情勢 南宋初與金和議 和議之敗與宋金戰爭 秦檜再定和議與宋之屈辱 高宗之心事與秦檜之罪惡 紹興和後之宋金 乾道和約 嘉定和約 蒙古之興及開拓疆土之經過 蒙古滅西夏 蒙古侵金 宋與蒙古滅金 蒙古侵宋 南宋之亡 忽必烈汗之宣威南東 蒙古大帝國之盛極而衰 元之諸汗 元之亂亡 宋與遼夏金元之京邑州城 契丹黨項女真蒙古諸族強盛之由 諸族創製之文字(一、契丹文字 二、西夏文字 三、女真文字 四、蒙古文字) 民族之遷徙 混合與漢族在諸族統治下之地位 諸族之華化(一、契丹之華化 二、西夏之華化 三、女真之華化 四、蒙古之華化) 宋代經學之變古 元代經學之積衰 宋之道學及其興盛之原因 宋儒之要義 (一、修養之法之畢備 二、教育之復興 三、哲學之大昌 四、本末之一貫) 宋元之學校 書院之興及特點 宋代史學之盛 地志及金石 遼金元史學 宋元文學 詞 小說 戲曲 法帖 宋元之繪事 宋元之天算學 宋元時代工藝美術之進步 一、

營造 二、印刷 三、瓷器 四、火器 五、指南針 六、棉布 宋元時代宗教之傳佈 一、
道教 二、佛教 三、回教 四、基督教 蒙古西方經濟文化之交通 宋世士大夫之尙忠
義 縉紳之美德 兩宋之黨禍 偽道學 學潮及三學之橫 兩宋都城之繁綺 南宋市民之團
體組織與娛樂集會 社會救濟事業 宋元世之對外貿易 紙幣與銀錠 游牧種人之特質 蒙
古草昧之風及其進步 元代勸農立社之制 元世士大夫風雅相尙

中國通史要略（第二冊）

第六章 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自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遷帝於許，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西元一九六至五八九）凡三百九十四年，爲中國混亂分裂之時；視兩漢之統一歷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竊之氏號別之，則自魏文篡漢（二二〇）至晉武滅吳，（二八〇）有魏、蜀、吳三國之六十年，繼有西晉統一之二十四年，（晉惠帝永興元年〔三〇四〕，劉淵據離石稱漢。）東晉偏安之百有三年（三一七至四一九），華夷雜糅之僭竊與晉宋對峙之百三十六年，（自晉永興元年，至魏太武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四三九，〕滅北涼，統一北方。）而南北朝截然劃分。南朝有宋五十九年。（四二〇至四七八），齊二十三年，（四七九至五〇一）梁五十五年。（五〇一至五五六），陳三十二年（五五七至五八八）。北朝之魏統一九十五年（四三九至五三三），其後爲東魏十六年（五三四至五四九），西魏二十二年。（五三五至五五六），又爲北齊二十八年（五五〇至五七七），北周二十四年，（五五七至五八〇），隋文帝篡周九年，而南北始歸於一。治國史者，以此時期爲最繁雜，而歷史之變遷，自由統一而混亂分裂外，其大者猶有三端。

（一）前史民族之活動，以漢族爲主，政治主權亦完全在漢族，他族侵擾中國者，多以被治者而同化。此時代則北方諸族入侵，與漢族分有中土，政治主權亦不全在漢族，雖諸族終亦多歸於同化，然以征服漢族者而同化，非以被治者而同化。其後隋唐之皇族臣庶，亦多諸族混合種之後裔，而諸族教俗之輸入中土者亦不少。蓋漢族自太古經春秋戰國之競爭，至秦漢而長育完成，經歷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諸族以驍雄勁悍之種性，漸被漢族之文教，轉有新興之勢，新陳代謝，相磨相鍊，而成兩晉南北朝之局；而隋唐歷史，亦胚

胎於此時焉。

(二)前史文化之中樞，皆在北方，此時代則南方日趨開闢，文化中樞，亦漸自北而南。蓋自東漢以降，分爲三國，孫吳立國江南與魏始有南北對抗之勢。吳國人才，多產南土，山越之地，迭經開闢，南及交廣，物產饒衍，故數十年間，魏蜀皆無如之何。迨晉武平吳，復告統一，吳人入洛，雖頗爲北人所輕，而永嘉亂起，中原雲擾，北方士民，相率南徙，號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南方爲漢族正統之國者，二百七十有餘年。中州人士，僑寄不歸，久而相安，北人遂爲南人；南方之學術文藝及冠冕君子，遂臻前史未有之盛。而北方文物，多破壞於外來諸族，優秀分子，又多南徙，大河流域，反呈退化之象。雖當時學術風尚，南北不同，各有長短，其優劣相懸，未可輕易定論。而南方之開化，與夫文物中心之漸自北而南，固以此時代爲之樞紐矣。

(三)吾國治道教化，以成周爲最備，秦漢雖政雜王霸，然立國尙有規模。此時代則政教大綱，自一二因時補苴者外，鮮可稱述。穢醜之史，彌漫充塞，民族相斫之慘，與夷酋之殘酷無復人理，無論矣。魏晉以降，篡亂之相仍，帝王之昏暴，宮闈之淫亂，與帝室骨肉屠戮之禍，亦皆前史所未有。就文化論，漢族雖仍能以固有之文化，使諸族同化，學術文物，亦間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大體均已就衰，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大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惟印度文化，自漢世輸入中國，此時代日臻其盛，而使吾國社會思想禮俗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漸變爲中國文化。故此時代不獨混合各方之種族，並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

東漢之季，四方兵寇，太常劉焉建議刺史改置牧伯，鎮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各州有時雖仍設刺史，然其權亦漸重；陳壽謂「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註一)自經董卓及涼州諸將之亂，州郡刺史太守，初則糾衆興討，繼則自相攻伐，於是雄豪并起，遂成羣雄割據之局。曹操初據兗州，自移獻帝都許昌，卽募民屯田許下，所在置田官積穀，運籌演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註二)不十

年，而中原羣雄，若稱帝壽春之袁術，虎視南陽之張繡，鷓張徐兗之呂布，及鷹揚河朔之袁紹等，悉告平定。時孫權席父兄克策之業，奄有江東，劉表雄踞荊州，前豫州牧劉備亦往依之，劉璋領有益州，然皆不足與操敵矣。建安十三年（二〇八），劉表卒，子琮襲位。操將大軍向江漢，琮以荊州降。操方自江陵順流東下，而劉備已遣諸葛亮說孫權并力擊操。冬，大破操兵於赤壁。備又下荊州諸郡，於是操南下之望絕。十六年（二一〇），備以劉璋之迎入益州，留關羽守荊州，越三年，據之，備自領益州牧，遂與操權成鼎峙之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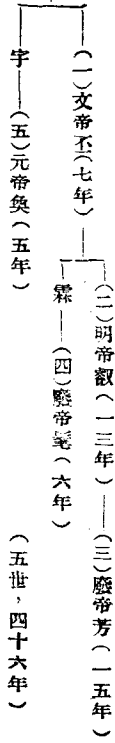
曹操平定羣雄，事垂成矣，而卒成三分之局，實以赤壁戰敗及劉備入益州爲關鍵。蓋赤壁之戰，操勝則有統一之勢；而備苟不西取巴蜀，雖有荊州，亦未易與魏吳鼎峙也。然自備入益州，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維備之得荆，由於赤壁之勝，而吳人之力爲多，謂荊州應爲吳有，於是借荊州之說；吳蜀遂日以爭荊州爲事。（註三）建安二十四年（二一〇），備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方命關羽自荊州襄陽北攻操，而吳將呂蒙襲殺羽，奪荊州，蜀勢頓衰。二十五年（二一〇），操卒，子丕篡漢爲帝。明年（二一一），備亦稱漢帝。權則初受魏封爲吳王，後亦自稱帝。三國名號，亦完全平等矣。備恥關羽之沒，稱帝後自將伐吳，權遣陸遜抗之，大破蜀軍於猇亭，備齎恨而殂。子禪立，諸葛亮受遺詔輔政。是時三國之勢，蜀爲最弱。幸亮遣使修好於吳，又務農息民，整理戎旅，飭官職，修法制。討平南蠻，以絕後顧之憂。然後北屯漢中以伐魏，屢出祁山；猶冀以益州之衆，成霸業而興漢室。陳壽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註四）然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義之所在，雖知其不可，卒無反顧，後主建興五年（二二七）出師表之忠誠亮節，千載下猶昭同星漢。卽其器能政理，亦管仲之匹亞；蓋秦漢來一人而已！

自戰國以降，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註五）迨蜀諸葛亮卒（建興十二年、二三四），魏則司馬氏專政，惟以猜忌營立家門；孫權雖猶自擅江表，而末年性多嫌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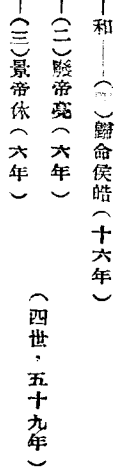
果於殺戮，以陸遜之忠誠懇至，亦憤恚而卒（二四五）：三國寂寥甚矣。蜀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欲繼武侯之業，屢出師攻魏；國小民勞，蜀人愁苦。及魏司馬昭遣鍾會鄧艾率諸軍伐蜀，後主禪降（二六三），蜀遂先二國而亡。昭子炎亦篡魏為晉（二六五），合魏蜀之勢以臨吳。吳賴陸抗貞良籌幹，長江天險，延國十數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亦繼蜀魏而亡。晉又一中國矣。

蜀——(一)昭烈帝劉備(二年)——(二)後主禪(四一年)(二世，四三年)

魏——(武帝)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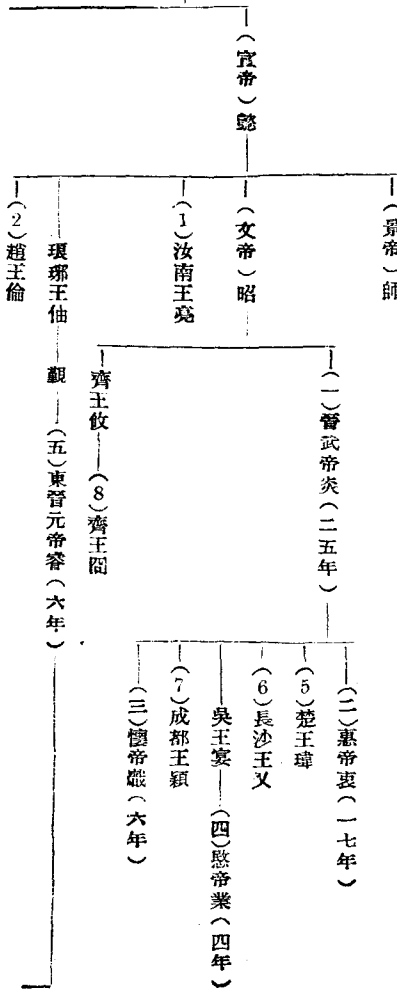
吳——(一)大帝孫權(三一年稱帝二四年)



(景帝)師

(宣帝)懿

司馬印……防



(2) 趙王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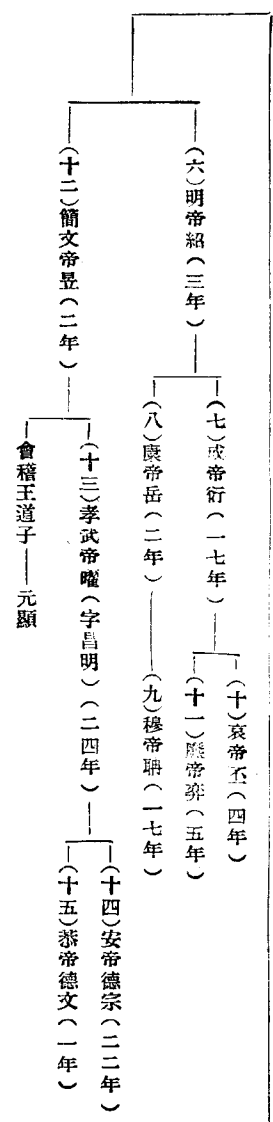
環瑯王抽

觀 (五) 東晉元帝睿 (六年)

齊王攸 (8) 齊王閔

- (一) 惠帝衷 (一七年)
- (二) 長沙王弼 (六年)
- (三) 吳王晏 (四年)
- (四) 愍帝業 (四年)
- (五) 懷帝叡 (六年)

李 璿 (3) 河間王顯
 道 泰 (4) 東海王越



史稱晉武即位之初，即恣意聲色，至采擇百官及良家子女，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註六）其無道蓋前古所無；徒以襲曹魏之餘力，統一禹域。然晉自武帝以前，凡三世，皆未及稱帝，（晉書立宣、景、文三帝紀，皆為追諡）自武帝以後，凡三帝（惠、懷、愍），皆大亂，不能一日安，又十一帝皆不能保其一統，偏安江南，（史家稱東晉）武帝固晉代唯一之盛世矣。惠帝而後，晉室大壞，賈后八王，禍亂相尋。而其與國史關係最鉅，影響亦最大者，曰匈奴、羯、鮮卑、氐、羌諸族之入侵，史家所謂五胡之亂者是也。

兩晉之混亂與南北朝之對峙，以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族入侵為最大之關鍵，而諸族之入侵，則以雜居塞內為主因，其端遠始於漢室盛世。漢世對外政策，既施恢廓之功，復用吸收之策，胡騎越騎，置於京師，華夷雜居之區，則不置縣而設道（縣有蠻夷曰道，見漢書百官公卿表），與後世土州如出一轍。自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匈奴昆邪王降，於邊郡置五屬國以處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五鳳三年（前五五），又置河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東漢外夷之患，羌禍最烈，賴任尙、馬賢、皇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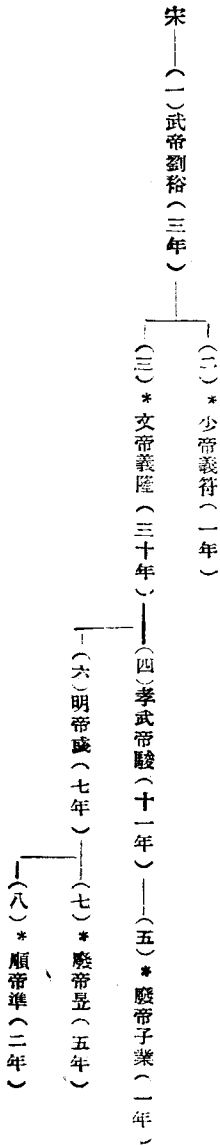
規、張奐、段熲等將百戰之力，僅乃克之，然羌族遷徙關中，入居三輔，金城隴右，爲其出沒之場，其侵犯所及，東至河內，南至漢中，已不僅邊疆之患。羌族東南復有氐族，由岷山附近散居巴蜀之間。北匈奴破於竇憲、耿种等，而憲等不知徙南匈奴於塞外，王庭既設，部族日蕃，蔓延河東，宅居汾晉。加以東漢中葉，邊虜騷張，高車立國於北陲，鮮卑橫行於漠南，白蘭建邦於西部，挹婁拓境於東隅，胡、羯、氐、羌之故地，多爲所佔，惟以荐居內土，保其生存。漢末中原大亂，雜居邊塞之胡狄，多雄張跋扈，曹操反依之以實邊助國，自內徙諸羌、鮮卑、烏桓外，於匈奴則分爲五部，散居西北諸郡，於諸氏則徙置秦川，皆漸有反客爲主之勢。晉武繼之，雖有傅玄、郭欽、實邊徙戎之議，寢而不用，復盛納降胡。惠帝時，陳留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二九九），言「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註七）執政者亦置若罔聞。又自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以還，漢族之因大旱疾疫，自關西流徙漢川，自并州流徙河南，自幽州流徙兗州者，無慮數十萬衆，戎晉雜居之地，漢族或十不存二。而惠帝昏庸，內則賈后八王，禍亂相尋，外則州郡空虛，盜賊蠭起，政治社會，士流習俗，尤極腐敗。而邊吏士庶，或侮異族之輕弱，侵淫倍至，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邊鄙愚民，或習其犷悍之俗，浸漬濡染，棄夏就夷。諸族以貪戾之性，挾憤怒之情，加以入居既久，識邊塞之盈虛，明山川之險易，候隙乘便，遂爲橫逆。惠帝永興元年（三〇四），距江統作論纔五歲，劉淵首據離石稱漢，羯與鮮卑、氐、羌乘之，而五胡卒亂華矣。（註八）

晉世五胡之亂，自劉淵僭號，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三〇四至四三九）。當時跨僭一方，建邦命氏者，據北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爲前趙（初號漢、後改趙、劉淵、劉聰、劉曜），後趙（石勒、石虎），前燕（慕容廆、慕容儁、慕容暉），前秦（苻健、苻生、苻堅），後秦（姚萇、姚興、姚泓），成漢（李雄、李勢），前涼（張軌、張重華），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乞伏國仁），西涼（李暠），南涼（秃髮烏孤），南燕（慕容德、慕容超），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北燕（馮跋）等十六國。（註九）此外尚有冉閔之魏，慕容冲之西燕，譙縱之蜀，及佔據仇池之氐族楊氏，立國青海之鮮卑吐谷渾等，因

鴻書未加敘述，後之史家，亦多棄而不錄。十六國之中，劉氏、沮渠氏、赫連氏、爲匈奴、石氏爲羯，慕容氏、乞伏氏、秃髮氏、爲鮮卑，苻氏、呂氏、爲氐，姚氏爲羌，世因稱之曰五胡。然成漢李氏爲竇，張軌、李暠、馮跋皆漢而非胡，則十六國固華夷雜糅，不能以五胡概之矣。諸國更起迭滅。初則前趙據司、雍、幽、并，後趙滅之，蔓延至淮漢以北，是爲胡羯勢力最盛時代。及前燕慕容儁滅後趙，北有青、冀、幽、平，南有荆、徐、司、豫，是爲鮮卑族最盛時代。苻氏興於關中，東滅前燕，西取前涼，版圖所及，南至長淮，駸駸乎有統一宇內之勢，是爲氏族最盛時代。及苻堅犯晉，敗於淝水，後秦、後燕、西秦、後涼、後魏諸國，下及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北燕、及夏等，先後並起，是爲諸族競爭時代。至漢族所受之禍，則以懷愍之世爲最慘；懷帝永嘉五年（三一—），劉曜、王彌、石勒等寇洛陽，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衆，其被驅掠轉徙者，尙不可勝計。曜虜懷帝，七年（三一三）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而弑之。愍帝卽位於長安，史稱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註一〇）建興四年（三一六），劉曜等逼長安，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明年（三一七），聰復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繼亦弑之。其後石虎、苻生、赫連勃勃等，戎狄殘獷，政刑慘虐，陵轍中夏，尤無復人理，漢族之力圖興復者，初以劉琨祖逖爲著；然琨守并州時，雖志切復仇，而屈於力弱，卒爲鮮卑所拘縊，遂將流徙部曲，擊楫渡江，亦以內懷憂憤，齎志卒於雍邱。元帝卽位建康（三一八），偏安江左，回首中原，力不能救。中興名臣，雖以王導之戮力王室，陶侃之致力中原，亦惟以宏厚鎮物，或宏總上流而已。淮漢以北，子餘細民，既多棄夏就夷。才智之士，如陳元達之於劉淵，張賓之於石勒，王猛之於苻堅，多奉胡將軍以立功名。文公儒師，雖有鏖跡銷聲，（如董景道、辛謐等）或弘風闡教者，（如當時河西儒者）而如范隆（仕前趙）、續咸、韋謏（俱仕後趙）、及王歡（仕前燕）等，則多嚮周孔之學，以市祿利。民族思想，銷沈甚矣。惟後趙大將軍冉閔，於石虎死後，班令內外趙人，盡殺胡羯（三四九），胡羯死者數十萬人，其數幾等於永嘉末胡羯之屠晉人；然閔爲石虎養子，固漢人而胡化者也。

冉閔爲慕容儁所殺（三五二），鮮卑代胡羯而興，苻氏亦據關中稱帝。然自北方諸族相攻相吞，夏夷俱弊，而東晉休養生息，國力漸充。庾亮、庾翼、庾冰、褚裒、殷浩等，皆思乘機恢復中原，惜或謀而未行，或行而無功。及桓溫出，初滅成漢（三四七），繼伐秦，敗苻生於藍田，進軍壩上（三五四），後又復洛陽（三五六）。哀帝隆和元年（三六二），溫遂上疏請還都舊京，自永嘉之亂，流播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註一）而人情疑懼，事不果行；蓋自喪亂緬邈，至是已五十餘載，先舊殂沒，後來童幼，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寔安於所託矣。溫後又伐燕，爲慕容垂所敗。而前秦苻堅統一北方，復取晉梁、益二州，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南至邛樊，北盡大磧，諸國遣使貢方物者，凡六十有二王，不特幅員之大，爲他胡所不及，卽國威之隆，亦魏晉以來所未有。及堅大發戎卒六十餘萬犯晉，爲晉將謝玄、謝石、劉牢之等大敗於淝水（三八三），北方諸國，先後並起。晉軍雖乘勝北進，復河南地，而關河之間，戎狄之長，更興迭仆，晉人視之，漠然不關於其心。（註二）至劉裕執政，始攻滅南燕（四一〇），譙蜀（四一三）伐後秦，克長安，執姚泓送建康斬之（四一七）；永嘉以來，撻伐有功，未有能如裕者矣。裕初欲留關中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裕亦不勝其急圖篡晉之私，遂率軍東還，秦地卒沒於夏。東晉經營中原之業，由是結局。裕尋篡晉爲宋（四二〇），北方之國，亦次第并合於鮮卑族之拓跋魏，遂成南北朝之局。（註三）

南朝帝系表



齊——(一)高帝蕭道成(四年)——(二)武帝曠(十年)——長懋——(三)*廢帝昭業(一年)
——(四)*廢帝昭文(五月)

蕭道生——(五)明帝鸞(五年)——(六)*廢帝寶卷(二年)
——(七)*和帝寶融(一年)

梁——(一)武帝蕭衍(四八年)——統——〔後梁〕——(一)宣帝贊(七年)——(二)明帝暉(二四年)——(三)後主琮(二年)

——(二)*簡文帝綱(二年)
——(三)*元帝繹(三年)——(四)*敬帝方智(二年)

陳——(一)武帝陳霸先(三年)

陳道譚——(二)文帝偁(七年)——(三)*廢帝伯宗(二年)
——(四)宣帝顛(十四年)——(五)*後主叔寶(六年)

北朝帝系表

魏——(昭成帝)拓跋什翼健……(一)*道武帝珽(一一一年)——(二)明元帝嗣(一五年)——(三)*太武帝肅(二八年)——

奚——(四)文成帝濬(一四四年)——(五)*獻文帝弘(六年)——(六)孝文帝宏(二八年)——

——(七)廢帝——(八)廢帝——(九)*孝莊帝子攸(二年)
——(十)*節閔帝恭(二年)

——(七)宣武帝恪(一六年)——(八)孝明帝詡(一三年)

——(十一)*孝武帝脩(三年)

——(四)魏(十二)文帝寶炬(一七年)——(十三)*廢帝欽(二年)

——(東)魏——*孝靜帝善見(一七年)——(十四)*恭帝廓(四年)

齊——(神武帝)高歡

(文襄帝)澄

(一)文宣帝(洋)十年——(三)*廢帝(殷)一年)

(三)孝昭帝(演)一年)

(四)武成帝(湛)三年——(五)*後主(緯)一二年——(六)*幼主(恆)二月)

(一)孝閔帝(覺)一年)

(二)*明帝(毓)三年)

(三)武帝(邕)一八年——(四)宣帝(暕)一年——(五)*靜帝(蘭)二年)

周——(文帝)宇文泰

(附註)表中有*符號者，為被廢，或褫職，或俘獲之帝。

南北朝之競爭，雖互有勝負，然南朝當宋初，與魏以河為界，自後河南淮北，乃至淮南江北之地，漸次折入於北，至陳世竟畫江以為界，觀南北疆域之伸縮，知其時實北強而南弱。(註一四)蓋南朝自劉裕以降，不知作育人材，而以誅除異己摧抑英尤為得計，四代百七十年間，遂至通國無一特異之豪傑，即齊蕭道成梁蕭衍陳陳霸先輩，號稱開國之主，其勳業亦多不足觀，且篡弑相尋，變亂時起，民力物資，多耗於內亂，謀臣將帥，多自相賊殺。而北族驍雄勁悍，自拓跋氏統一北方，華氓戎落，衆力兼倍，兼代馬胡騎，出自冀北，我徒彼騎，走不逐飛，故南朝卒非北朝敵也。至爭競最烈而兵禍最慘者，首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八年之役。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魏太武主釁大舉寇宋，宋亦出師北伐。於是「軍旅大起，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王妃公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南兗北兗)六州三五民丁，(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註一五)魏兵所過，城邑多望風奔潰，惟攻彭城盱眙不下。十二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

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於是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明年（四五二），魏主掠居民焚廬舍而去。「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戮，嬰兒貫於槩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城無餘。」文帝爲南朝第一令主，而覆敗一至於此！蓋有宋一代，當魏兵最強之世，宋之宿將，帝時惟有檀道濟，亦已慮其不可制而殺之，自壞其萬里長城；又帝「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註一六）梁沈約宋書論其事曰：

「狸伐（蕭字）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擔，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維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截至，增巢已傾。」（註一七）

吾人今日讀之，猶有餘痛矣！齊世魏孝文主遷都洛陽（四九三），以河南爲根據，南侵之勢益亟。值蕭鸞（齊明帝）身弒二君，遂以討賊爲名，大舉入寇，復屢遣使臨江，數鸞罪惡。漢族不知併力以禦夷狄，惟知自相殘殺，坐令北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執言伐亂，名實兩得，漢族之可恥，蓋未有甚於此時矣。及蕭鸞卒，魏主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至蕭衍篡齊爲梁（五〇二），盡誅蕭鸞子孫，鸞子鄱陽王寶寅逃魏，魏封爲齊王，嘗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漢族篡逆屢起，轉觀夷狄之可親，於是夷夏之義，絕不復聞。魏亦遣將出兵，助之南侵，自後梁、魏各竭其國力以爭沿淮之地者多年。及魏末內亂，魏北海王顛奔梁（五二八），梁不乘機進復河南，願以顛爲魏王，遣陳慶之將兵奉之北伐，進佔洛陽。及魏卒再奮，慶之兵敗逃歸，梁亦不繼遣軍救援。蓋中畿之淪，漢族至此已盡忘矣。自後魏分東西，高歡宇文泰悉山東關

西之衆以爭，河洛汾晉之間，無歲無戰事，干戈之禍，且視南北之爭爲烈。宇文爲鮮卑大姓，高歡史雖稱其爲漢人後裔，然亦化於鮮卑，（註一八）則二氏之鬪，固以胡族爲主，與南北之爭殊矣。東魏侯景初以河南降梁（五四七），繼引兵渡江，陷建康，既餓死梁武，立簡文，後復殺簡文，自稱漢帝。史稱「時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萎芟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註一九）南服糜爛之慘，前史所未有也。自景之亂，江北州郡入於東魏，尋屬北齊，漢中蜀川，亦爲西魏所併，梁之疆土，略與孫吳相似。而諸王復各據州郡（時梁武子綸據江夏，繹據江陵，紀據益州，孫贇據襄陽），互相攻擊。至陳霸先篡梁爲陳，宇文氏亦篡西魏爲周（五五七）。尋周滅北齊，楊堅復篡周滅陳。南朝卒爲北朝所滅，而北朝亦歸漢統。由晉以來民族之競爭，至是閉幕，而國史又另啓一新局面矣。（註二〇）

隨諸族之入侵而產生之重大史實；其一則民族之遷徙混合與南北之畛域也。自永嘉亂起，「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過江淮，」（註二一）而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尤多。（註二二）始或以貴族陵蔑南士，南北畛域，固未能泯。卽晚渡北人，雖系出高族，亦每受排抑。（註二三）然遷居既久，人安其業。又自東晉之季，厲行土斷之法，令西北士民僑居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爲斷，不得挾法本郡。於是北人多爲南人，而中原遺黎及五胡諸種，乃爲北人。劉知幾曰：「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繁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註二四）蓋自諸族入侵，與漢人雜居，諸族既自相混合，自與漢人混合，復促進北人與南人之混合。漢族以南方爲中心地，北方以胡族爲主人翁矣。晉書所載當時北土戎夷之數，如石虎載記言「冉閔誅胡羯二十餘萬」，冉閔載記言「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姚萇載記言「薑稱秦王時，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之類，較之南徙漢族，殆尤過之。至魏孝文主南遷洛陽，魏書高祖紀稱「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觀宋書索虜傳稱「少帝景平元年（四二三），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